



1938年正月，定远沦陷。为抵抗日军侵略，年届七旬的辛亥革命老人方绍舟，在炉桥奋然起兵，家中男丁皆随军征战。农历正月初五，方绍舟家中女眷，在凤阳县武店山马村，遭遇日寇。方绍舟弟媳唐氏、儿媳汪氏，为免遭凌辱，保全气节，携五岁曾孙女喜娃投水自尽。事迹悲壮，可歌可泣，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有报道。

北风卷着残雪，掠过湖面，冰层发出细碎的呜咽。唐氏把喜娃的棉袄领子紧了又紧，五岁喜娃的睫毛上凝着霜，却咬着嘴唇不哭。

身后枯树林里，传来皮靴踏碎冰碴的声响。唐氏攥住汪氏的手，两双裹过又放开的缠足，深深陷进雪泥。

“婶娘，你看那冰纹，像不像林先生教过的梅花篆？”汪氏忽然轻声说。唐氏望着冰面上蛛网般的裂痕，恍惚看见二十年前美人巷的青石板路。晨雾未散，绣楼飞檐滴着露水，十三岁的汪氏抱着描红本，穿过挂着“贞静贤淑”匾的月洞门。

“《柏舟》之诗，在彼中河——”林先生执戒尺敲着水曲柳案几，发髻间的银簪，随诵读声轻颤。十二个梳着双丫髻的姑娘，端正坐着，齐齐念道：“髣彼两髦，实维我仪。”汪氏记得，那天窗外蝉鸣正噪，先生却让她们把“之死矢靡它”五个字抄了三十遍，墨汁洇透宣纸，像极了此刻冰面下暗涌的



纸色青春

章远初

其一

薄如光的纸，有厚厚一沓可挥霍
每日写掉十张，字透纸背
摆在意气风发的青春上
叠出日复一日的时间之重
你说人生还能有几回
纸色青春，何其薄，何其厚

其二

纸张的薄是难以预料的凉薄
那些年书本将你们一页页翻过
其实是工业的冰冷往血肉里碾
还没有任何先服告知这一切
我们乖巧蒙眼猜测黑板上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知识点

晚安，浩瀚的中考高考题库
忘记青春明亮的眼睛吧
忘记青春新鲜的脸庞吧
按住青春的右手拼命答题
时代留给我们的限时试卷
还剩不到十五分钟

白色试卷在头顶上飘雪
我伸出手掌虔诚接住
我的勇气是仰望天空时
璀璨星星洒下的光亮
而我的绝望是上不了岸的溺水

请赐予我们这样的称呼
一以知识抗争命运的做题家

【定远百年】冰清玉洁

郑鹏程

黑潮。

刺刀挑开枯苇的刹那，汪氏颈间的白玉锁滑出衣襟。那是出阁时，唐氏亲手给她戴上的，玉上刻着“清节”二字。日军官喉咙里滚出黏腻的笑，靴尖碾碎冰层边缘，喜娃突然仰起脸，“奶奶，先生说的冰下有并蒂莲，是真的吗？”

三十年前的端午，林先生带她们到湖边采菖蒲。十六岁的唐氏指着水中倒影问：“若是清白被污，这影儿可还干净？”先生捡起卵石投入湖心，涟漪荡碎云影：“水自澄明，影自贞静。”

冰面开裂的脆响，惊起寒鸦，唐氏解下缠腰的素白汗巾。这方杭绸是当年结业时先生所赠，三十年来浆洗得发硬，边角还留着“守节持义”的墨迹。她将汗巾一撕为二，汪氏立即会意，把喜娃裹成个雪白的茧。

“跑！往冰薄处跑！”枯苇丛中爆出嘶吼。冰水漫过唐氏缠足布，金莲绣鞋上的缠枝莲纹，在碧波中绽开。恍惚又见美人巷的夏夜，她们跪在祠堂前背诵《女诫》，林先生提着风灯立在廊下，灯影里飞舞的蠅虫像一场温柔的雪。

方家大院的正厅里，方绍舟将祖传的田契，一张张投入火盆。火光映着他斑白的鬓角，也映着堂下跪着的十几个方家男丁。“国破家何在？”他沙哑的声音在厅中回荡，“今日散尽家财，明日你们随我上阵杀敌！”唐氏和汪氏立在屏风

处暑时节，蝉鸣渐歇，暑气却盘桓着不肯全退。院中草木，在夏的余威里挣扎着显出几分疲态；但也有几枝不知名的果子，悄悄染上了赭红颜色。人在此时，偏生出一种奇异的沉静来，仿佛暑热耗尽了喧嚣，心倒腾出空处，正好安放几卷书。

书案上置着一册汪曾祺谈饮食的集子，书页已微微泛黄，恰似这夏末的光景。汪先生写吃食，不单是写吃食，笔下蕴藉着人世的活气，烟火里的滋味，直如他写昆明雨季的菌子：“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这滋味，竟也在纸上透出香气来。我读得极慢，如细嚼一枚青橄榄，初觉其涩，继而回甘绵绵不绝，齿颊间便弥散开悠长的况味。

他写西南联大岁月里，师生在简陋校舍间，如何珍重地咀嚼着清苦日子里的微甘。一碗过桥米线、一碟寻常的油鸡枞，在清贫的底色上，竟能闪耀出温润的光泽，饱含了乱世烽烟中人对寻常日子的执拗依恋。那文字里的昆明，仿佛在纸页间氤氲出薄薄的水汽，雨季的潮湿气息与菌子野蔬的清气，竟悄然浸透了书斋。彼时师生于困厄中不改其乐，于粗粝里精研细品，那一种精神上的韧性与对生活的深情，比文字本身更堪咀嚼。读着读着，竟觉眼前平淡书案，也生出几分他们当年于陋室中围炉夜话的微暖。

记忆里我也曾到过昆明，

叶俊



处暑书意浓

专程寻访联大旧迹。旧址早已淹没于市声，唯余几块碑石默立，在烟雨迷蒙中静诉沧桑。那时我也循着汪先生文字的索引，寻访街巷里的老店，只为尝一口他笔下的汽锅鸡。汤色清亮，香气却浓得化不开，果然不负盛名。如今隔着书本，隔着迢递光阴，那滋味竟又由文字深处丝丝缕缕地浮泛起来，鲜活如昨。

汪先生晚年回昆明，曾感叹旧时滋味难觅，这喟叹里包裹着对一种诚笃生活态度渐行渐远的深深惋惜。他叹的何止是鸡枞、米线？他叹的是那烹制食物时倾注的专注心意，叹的是那细品一粥一饭的郑重态度，随浮世喧嚣一同消隐了。那叹息，如一丝凉风，悄然吹过这处暑的书案，令人心头微微一沉。

处暑时节，万物皆走向成熟。文字也如新米，总需经一番暑气的蒸腾，在时光里慢慢酝酿，才能散发出真正的醇香。汪先生文字中那点化凡俗为隽永的本领，正是于困窘处掘出清泉，于粗粝中磨出珠玉。他笔下那些在困顿岁月里依然郑重咀嚼一餐一饭的联大师生，用自己清贫却丰饶的日常，默默筑起一道堤坝，抵御着时代洪流对生命质地的冲刷。这无声的抵御，恰是真正的成熟，非是圆滑世故，而是心有所守，如处暑的果，在炎凉交替的枝头，沉着地走向属于自己的甘甜。

有些错过未必遗憾

吴昆

人生中的错过，向来是被视为憾事的。赶不上的火车，错过的姻缘，失之交臂的机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人们

为此捶胸顿足，懊悔不迭，仿佛错过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然而细想起来，许多错过，未必不是一种解脱。

年少时我总在放学后钻进巷尾的老书店。店主是位戴老花镜的老先生，书架顶层摆着落满灰尘的线装书，空气里浮动纸张与樟脑混合的气息。某个周末我揣着攒了半月的零花钱，想买下架上那本《雪国》。推开门却见卷闸门半落，贴着张泛黄的纸条：“移居深圳，店将有缘人”。潮湿的梅雨季里，那张纸条很快洇开了字迹，像一行模糊的叹息。后来每次经过那条巷子，都会下意识张望，直到它被拆建成光鲜的商业步行街。

原以为这会是桩长久的遗憾，直到去年在深圳的旧书市集。摊主见我对着本《雪国》出神，笑着说：“这书有故事，前主人是位老先生，说当年匆忙离乡，最念的就是常去他书店的小姑娘。”书页里夹着张褪色的照片，穿校服的女孩蹲在书店门槛上，手里举着朵紫花地丁，身后竹



几个老南瓜悄无声息地躲在超市柜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看到它们，我忽然感觉有一根南瓜藤缠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回到南瓜“当家”的秋日时光。

当辣椒、西红柿、黄瓜、茄子等蔬菜在菜园里当主角，持续不断地满足人们的味蕾时，有人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播种。屋后墙角，大树底下，荒地田埂，甚至杂草丛中，都能挖出一条缝隙，撒下两粒南瓜籽。等到辣椒和西红柿开始衰败，黄瓜秧变得枯黄，茄子只剩几个泛黄的果实在秋风里摇晃时，南瓜秧才从不起眼的地方冒出来，像一个个精神焕发的少年，伸开四肢，对着世界展示它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此时，辣椒、西红柿、黄瓜、茄子已摘完最后一茬，萝卜和白菜刚刚种下，该轮到南瓜“当家”了。

南瓜秧像一条蛇，伸着头四处攀爬，它一边攀爬，一边伸出触须，遇到什么就缠绕什么。南瓜头不知收敛，肆意生长，被人们剪下来，就成了早餐的凉菜——“南瓜尖”。“南瓜尖”洗净切段，放入开水中余几分钟，捞出沥干水分，用凉水冰一下，加入盐、味精、胡椒粉、麻油，用筷子搅拌均匀，便成了一道美味的菜肴。盛一碗玉米糊，配着馒头，一家人坐在一起，幸福的气息便弥漫开来。

这种日子过不了多久，南瓜已经开始成长。长大的南瓜吊在南瓜茎上，晃来晃去就像荡秋千，它们形状各异：有的歪着脖子，长着一个又圆又长的大肚子，样子像袋鼠；有的没有脖子，样子圆得像像牛或硬盘；有的长着一个细脖子，下面连着一个大肚子，像一个漏斗，摘它的时候直担心那脖子会断掉。嫩嫩的南瓜摘掉时会从南瓜茎上冒出许多水珠，我总认为那是南瓜和南瓜秧依不舍分离时流下的眼泪，这样的南瓜用手一掐，也会溢出水来。嫩南瓜切片，锅中热油爆香葱姜蒜，下入南瓜片爆炒，再放上汤、盐、五香粉，炒熟后出锅，鲜香可口，依旧配着玉米糊和馒头一起吃。

随着南瓜越结越多，一天三顿饭都离不开南瓜。早上凉拌南瓜尖，中午面条锅里是南瓜，晚上南瓜汤代替了玉米糊。晚秋时节，南瓜真正成了村民们的“当家”菜。如果实在吃不完，就把它们放在阴凉干燥的墙角，冬天缺蔬菜时再吃。

南瓜的生命力极强。无论你在哪里，随便丢上两粒种子，它们定不会辜负期望，默默地长出瓜秧，悄悄地攀爬，直到结出喜人的大南瓜来。最妙的是有些南瓜会躲在一片葱茏茂盛的南瓜秧里面和你捉迷藏。等你发现它时，它已经老态龙钟，通体金黄，吊在枯黄的南瓜藤上，望着你笑。此时的你，不禁心中一喜：这个可以当南瓜种了。

超市的顾客络绎不绝，都在挑选心仪的蔬菜。我却抱起一个老南瓜。我想找回童年的味道，想回味“南瓜当家”的那个年代。



椅上的老先生正低头翻书。

原来，有些错过，是为了在时光里形成闭环。

错过未必是遗憾，有时甚至是命运的慈悲安排。我的一位好友，年轻时与一位富家子弟相恋，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后来那男子被家里送到国外留学，临行前信誓旦旦，说学成归来便娶她。谁知一去杳无音信，三年后传来消息，说是在国外结了婚。女子为此伤心欲绝，险些寻了短见。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小学教员，虽没有大富大贵，却也三餐无忧，四季安稳。又过了些年，听说那富家子弟回国了，带着洋太太四处招摇，不久便败光了家产，洋太太也离他而去。女子得知后，只是淡淡一笑，继续过她平静的日子。

人这一生，总要错过些什么。就像春天错过的桃花，会在夏天酿成清酒；秋天错过的枫叶，会在冬天化作雪泥。那些未能赴约的午后，没能说出口的告白，来不及拥抱的转身，看似是生命里的缺憾，实则都在时光的褶皱里悄悄萌发，最终变成滋养我们成长的养分。

所谓遗憾，不过是我们对过往的执念。而那些看似错过的瞬间，早已在命运的安排下，以另一种方式，温暖着我们此后的岁月。